

<<猪隻在城中逐一消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猪隻在城中逐一消失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8037809

10位ISBN编号：9578037805

出版时间：2010-11

出版人：平安文化有限公司

作者：阿雪

页数：34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>>

### 內容概要

隨書附贈?幸福小狗狗拉頁海報!

21隻小狗狗,在這裡嗅到了愛的奇蹟!

英國亞馬遜書店分類排行榜雙料冠軍!

讀者5顆星滿分好評!

美國CNN有線電視新聞網、英國每日郵報線上新聞特別報導!

「Boo狗言笑」部落格板主 / Fifi . 愛畫畫更愛動物的繪本作家 / 李瑾倫 . 《我的狗無料情報誌》發行人 / 翁尉倫心愛推薦!

這個地方,天是灰的、地是灰的,人的笑容是灰的,隨時打來的砲火,也是灰的。

然後,一次又一次、一隻接著一隻,二十一隻小狗,讓這片灰色大地終於有了美麗的色彩.....即使一次只能救一隻小狗,生命的力量也往前邁進了一大步!

這地方的狗狗彷彿寂寞了一輩子。

這裡是阿富汗南部的璦查德市,在受到無止盡的戰火摧殘下,當地人顧自己的命都來不及了,誰還有心思去顧「人類最好的朋友」?

無家可歸的狗狗們只能聽天由命地活著,並且祈禱自己不要被抓去截斷尾巴和耳朵之後,成為下一場「鬥狗」的犧牲品!

「鬥狗」,是當地非常流行的一種娛樂,即使隨時有砲彈來襲的危險,仍隨處可見在一群興奮吶喊的人們中間,兩隻渾身是傷的狗相互搏命廝咬著。

當法爾辛在一次巡邏中偶然撞見這殘忍的景象時,愛狗如命的他簡直氣瘋了!

他顧不得身為英國軍人的自己是來執行「和平任務」的,槓上了當地的軍人和警察,而就在衝突之中,兩隻鬥犬幸運地逃脫了。

幾天後,戒備森嚴的英軍基地裡鑽進了一隻狗,竟然就是其中一隻鬥犬!

牠對所有人皆充滿戒心,卻獨獨讓法爾辛接近、撫摸。

雖然軍中規定不能養狗,但法爾辛實在不忍心趕牠走,就偷偷地在基地一角蓋了間狗舍,並替狗取名為「璦查德」。

流浪了一輩子的璦查德終於有了一個「家」,雖然很簡陋,但是,裡面有愛。

狗狗們是不是嗅得出愛的氣味呢?

沒過多久,基地裡又出現了一隻狗,同樣在法爾辛身邊跟前跟後;接著有位狗媽媽,竟叼著牠的新生寶寶們悄悄地搬了進來。這下麻煩大了!

法爾辛原本只打算收容一隻狗,沒想到其他的狗狗卻一次又一次、一隻接著一隻,聞愛而來.....

名家推薦:在動盪不安的阿富汗,人民的平均壽命只有四十三歲,人權都顧不得,談什麼狗權?

「璦查德」是阿富汗的縮影,一個傷痕累累的城市。

身為維和部隊的一員,法爾辛的任務是「贏得民心」,但他做得最好的竟是「贏得狗心」;戰地的野犬憑著求生本能,感應到最友善的人,於是,狗兒一隻一隻找上門,法爾辛就一隻一隻救下去,他改變了「璦查德之犬」的命運,「璦查德之犬」也徹底改造他的人生。

我們的城市沒有戰火,卻有不受管制的捕獸夾、施虐取樂的扭曲人格、玩厭即丟的飼主.....受虐、流浪狗的處境,比起「璦查德之犬」也好不到哪裡。

平凡如你我,也許能力有限,但不要小看自己,即使一次一隻狗、一家一隻狗,每一個小小的改變,都能增強正面的力量,就像書中所說,每一小步都不會白費。

【「Boo狗言笑」部落格板主】Fifi

## <<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>>

### 作者簡介

對戶外活動的熱情及喜愛挑戰困難的個性，讓潘．法爾辛從十八歲就決定加入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。

二十年來，他在伊拉克、阿富汗服役，爬遍世界名山。

現在他和妻子麗莎、四隻狗狗住在蘇格蘭，共同為公益團體「瑙查德之犬」努力，拯救在阿富汗戰火下受苦的流浪動物。

## <<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>>

### 章節摘錄

在一起就不寂寞 我接近巷弄底端的時候，大吼、歡呼和尖叫的聲音越來越大。我看著戴夫所在的方向，評估我們左邊另一條巷子的出入口。

戴夫給我一個困惑的表情，然後搖搖頭，他也不知道轉角發生了什麼事。

通常當地人不會靠近營區，尤其不會像這樣大批聚集，因為這裡失去了任何留下來的理由，我很納悶我們究竟會發現什麼。

我帶領一個小隊執行清道的巡邏任務，要確定塔利班沒有從附近的小巷摸到營區周圍。

傍晚的太陽特別毒辣，才走不到半小時，我的防彈背心下面就直飆汗，一心期待要回到基地的小房間裡好好涼一下。

結果聽到這一陣鼓譟，要休息的念頭全打消了。

一根電線杆搖搖欲墜地靠在我面前一座土牆上，這電線杆說不定以前是用來接少數幾條通進璫查德的電話線路。

如果我不想大刺刺站在巷子中間變成槍靶的話，就要彎腰從下面穿過去。

撐住電線杆的只有一小段還連在上面的電話線，任何動作好像都會讓電線杆傾斜得更厲害，可是我沒有選擇，一定要去看看轉角發生了什麼事。

我彎腰鑽到電線杆下方，一面蹲低，一面小心不要讓背包上面的無線電天線勾到電話線。

從巷口看過去，營區西面最大的巷子裡聚了一班人馬，大概是十五個當地人，一看到他們破爛的深綠色迷彩制服，我馬上認出這群人大部分是阿富汗國軍的人，還有一部分是跟我們共用基地的國警隊隊員。

國警隊的人穿著寬鬆的藍色長袍，這是出「正式任務」的時候才有的打扮。

這些人顯然沒經過同意就擅自離開營區，我在出發前的簡報沒聽說要注意外面的友軍隊伍。

我們出來不久，他們一定也是不久前才離開營區，而且顯然把常識也留在基地沒帶出來，這些人連武器都沒帶，在璫查德，這實在是不智之舉。

我示意要戴夫過來加入我，突然聽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傳來一陣瘋狂的狗吠。

我回頭看，發現這些阿富汗人更大聲叫囂。

情緒高漲的人動作更大了，人群揮動手腳的時候，才讓我瞥見他們包圍著兩頭非常憤怒的狗。

這下子我馬上了解自己目睹什麼。

「真他媽的該死！」

我低聲說。

大概一個星期以前，看到國警隊怎麼綁狗就讓我非常不爽。

我連作夢都想不到，現在這群人居然還在璫查德鬥狗。

隨著一聲讓人作嘔的悶響，我看到一隻狗重重摔在滿是灰沙的小巷地面。

體型較大的對手馬上跑到旁邊，嘴巴大張，要攻擊躺在骯髒地面、掙扎著起身的狗。

兩隻狗的牙齒對撞，因為都要攻擊對方的喉嚨，這是狗最主要的弱點。

現在兩隻狗在原來應該是耳朵的地方，都只剩下血淋淋的殘餘肉塊。

會讓我氣惱的事情不多。

很久以前，我就知道看見打群架要轉身走開，但是看到有人虐待動物是全然不同的層次，畢竟動物沒辦法為自己發聲爭取權益。

我看夠了，我到阿富汗來是要幫助當地人重建生活，不是要來助長這種野蠻行為。

經過上次國警隊的綁狗事件，這次我決定不再客氣，外交禮節對這群人是沒有用的。

我想都沒想，就往群聚喊叫的人群走過去。

我清楚看到其中一隻狗的體型比較小；大隻的狗有獒犬這麼大，小的大概只有德國狼犬的大小。

從聚成一團的阿富汗人側影，我看得出大部分的觀眾都拿著長硬的木棍挑撥、棒打兩隻狗。

眼前上演的景象比我在網路上看到的糟糕太多了。

通常我在表示個人看法以前，會努力尊重了解不同的文化，不過這些狗毫無選擇：只有被打死，或被鬥死。

## <<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>>

我的怒氣終於忍不住爆發。

鬥狗的阿富汗人看得專心，完全沒注意到我走過去。

現在兩隻狗準備往對方撲過去，大狗顯然體型佔了上風，輕易壓制住小狗，一舉把牠撞倒在地上。倒地上的小狗看起來氣喘吁吁，大狗在一邊張大嘴巴，衝向前準備做致命的一擊。

阿富汗人的叫囂聲更大了。

我撞進人群的力道之大，使得兩個被我撞開的國軍部隊軍人只來得及用手撐住地面，免得跌個狗吃屎。

「這裡見鬼的在幹什麼？」

我大聲吼叫，站到人群中間。

大吼也許一點用都沒有，我身邊沒有翻譯可以幫忙溝通，不過我希望語調裡的怒氣能跨越語言的障礙。

所有人一起轉過來面對我，每個人眼中馬上有明顯的恨意。

不過我的干預讓兩隻狗有機會逃掉，兩隻都在我分散眾人注意力的時候趁隙跑了。

阿富汗人現在往我的方向湧上來大聲喊叫，雖然我聽不懂他們的話，但可以猜到他們很不高興我打斷了娛樂活動。

他們在我面前只有幾碼的地方停步，讓在場最資深的警察走向前來。

他用力朝我胸口一推，還對著我大罵我聽不懂的話。

他距離我太近，近到我還聞到他的口臭。

我需要拉開一點距離才行。

「退後一點，老兄。」

我用空著的左手使出最大的力道推他一把。

結果他自己絆倒，往後摔在地上，小巷地面上的灰沙還在他躺平的身軀兩邊揚起一陣煙塵。

要是在其他時候，應該滿好笑的，可是現在我笑不出來。

我已經把外交禮節拋在腦後，現在還擺平了這群人的指揮官。

我現在根本無法冷靜思考。

「不准再碰我。」

我對他舉起食指警告，同時把步槍舉到右邊的射擊位置。

我有種強烈的直覺，情況只會變得更糟。

阿富汗人朝我推擠過來，大聲喊叫，手指著狗跑掉的方向。

我又後退一步，拉開自己和群眾的距離，也讓躺在地上的警察有機會站起來。

這一站，才發現自己被迫背靠著小巷的牆壁。

我對著警察的指揮官罵髒話，他也對我大吼，我猜應該也是髒話。

我以為自己可能沒辦法脫身，結果戴夫突然衝進人群，站在我身邊。

「幹得好啊！」

潘。

他說：「我們該走了。」

然後他抓住我的手臂，領著我走向巡邏小隊去。

我看到小隊成員在小巷裡呈攻擊位置站好。

阿富汗人很快就了解，平常應該維安的巡邏隊伍，現在反而面對他們準備攻擊。

大夥兒連槍都不必舉起來，群集的阿富汗人就很清楚意思了，不過他們還是站在原地瞪著我們，臉因為憤怒而扭曲。

戴夫對領頭的陸戰隊員打個手勢，要離開這一場由我引起的小型暴動。

我們離開的時候，我回頭望去，特別去看那一個剛剛推我的警察。

他還繼續站在那裡不動，還在高聲叫罵，詛咒和大吼在小巷的牆壁之間迴盪。

我想回頭去把他揍扁的慾望非常強烈，強到我整個人因為怒氣而不停顫抖。

我想要走向那群阿富汗人那裡，不過戴夫顯然意識到我的想法，用力把我拉開，跟著移動的巡邏小隊離開。

## <<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>>

要走過轉角的時候，我最後一次回過頭，指指他們，再指指基地的方向，他們知道我的意思。我不可能看人鬥狗還袖手旁觀，不管是哪個國家的文化都一樣。

基地最西邊遠端的這棟樓已經廢棄很久了，離其他建築物都有一段距離，中間隔著一大片空地。有時國警隊會在這裡煮飯，不過通常都是在晚上，應該是白天有事耽擱到沒時間煮，入夜後就會在這棟樓做飯。

在晚上露天生火煮飯等於找死，明顯給塔利班攻擊的大好機會。

這棟樓的狀況很差，缺了窗戶也少了門，而且屋裡傳來的垃圾臭味也讓人受不了。龜裂的牆壁沒有上漆，不停有沙土剝落掉下來。

基洛連來到這個院落，改裝當作基地以後，我們只來過這裡稍微看看狀況就離開了。今天我打算好好檢查一下，因為這裡應該可以在豔陽下提供一點遮蔽的陰影。

我一走進客廳，立刻感覺到溫度降了幾度。清涼的空氣現在感覺起來很舒服，不過阿富汗的冬天快要到了，我不期望厚重的土牆有辦法維持屋內的溫暖，但是話說回來，我們也沒有暖氣就是了。

門廊很小，兩邊各有一個沒門的入口連接兩個比較大的房間。

房間各有一個小窗戶，剛好可以讓下午大太陽的光線稍微照進室內。

不過還是不夠亮，我檢查房間的時候看不出個所以然，就從腰帶上的網袋抽出手電筒來用。

房間裡沒有家具，只有沒洗的骯髒餐具，還有散在地上的食物包裝袋，地上的其他東西一點用處都沒有。

不過我注意到，地上還有舊報紙，報紙上還有五塊疊在一起的磚頭，說不定比五塊還多。出於好奇，我彎下腰想看個仔細，拿起一個來打量，發現那是方形的壁磚，是用乾硬的泥土塑成的。這種壁磚比我在家裡用的傳統磚塊至少還要厚個十倍。

磚塊上畫著一種長長的四葉植物，朝四方伸展的植物好像指南針一樣。

我把磚塊在手裡翻看，心裡很納悶，為什麼會有人花這麼多時間精力搞這種東西，在這裡，光是生存就已經很困難了。

我再度往前走了三步，進入一片黑暗，我的左邊有一處凹室，這個房間從外面不容易看到。走近一步，發現這凹室又通往另一個比較小的儲藏室。

我私底下很希望這棟舊房子能讓我稍微了解此區建築的過去。我很確定在我之前，說不定是很久以前，有人已經探索過這棟樓了。

不過我完全沒料到會聽見一聲頗具威脅力的低嚎。

我著實嚇了一跳。

我把手電筒往低處照，想找到聲音來源。

一對血紅色的眼睛出現，接著又是一聲低吼，眼睛還是定住不動。

我後退一步，讓手電筒的光線照亮整間房間，然後才看到狗。牠就縮在儲藏室最遠的角落裡。

我馬上就認出來，那隻狗是幾天前在巷子裡互鬥的其中一隻，看起來像混種狼犬的那隻狗。

「噢，媽的。」

「現在最適合說的，就是這句話了。」

狗還在繼續低吼，不過沒有移動。

這隻狗究竟在這裡做什麼？

還有，是誰放牠進來的？

我對自己納悶，之前補強好的大門明明就很有效地把野狗擋在外面啊！

「是國警隊放你進來的，沒錯吧？」

我輕聲對狗說。

房間不大，這隻不算小的狗待在裡面，空間所剩不多，牠在佈滿灰塵的地板上蜷縮得緊緊的，兩隻後腳斜在一邊，緊靠著身體。

牠把頭朝著手電筒的光源抬起來，想看看打擾牠休息的入侵者是誰。

看得出來這隻狗是德國狼犬，不過大耳朵應該在的地方，現在只剩下殘缺不全的肉塊，右耳還沾滿乾掉的血跡。

## <<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>>

牠背上的毛是淺褐色的，前腿從腳掌到膝蓋的地方都是白色的，就像穿了襪子。

這隻狗就只是盯著我看。

「好吧，看起來我不在菜單上。」

我說，心裡鬆了一口氣。

食物是動物的共同語言。

「想來點營養口糧嗎？」

我邊問邊把手電筒放到地上，讓狗可以清楚看到我。

我蹲了下來，伸手往上衣口袋掏出餅乾，這些餅乾我隨時都帶在身上。

「餅乾」其實是溢美之詞，這些口糧吃起來和看起來都像厚紙板。

不過大家都很清楚，塔利班隨時有可能發動攻擊，在沙崗裡連續站哨幾小時沒東西吃會很難過，有了這個，雖然每一口都要配上一公升的水才吞得下去，還是比沒東西吃來得強。

我對狗伸出左手，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餅乾，萬一牠決定我還是菜單上的食物，這樣也有機會快閃。

我親眼看過這傢伙的牙齒，一點也不想近距離再看到一次。

狗又開始低吼，好像某種惡夢裡出現的怪物甦醒過來的聲音。

我有點畏縮，雖然又往前移動了一點，但還是跟狗保持一呎以上的距離。

「小心，慢慢來啊，潘！」

我對自己說，繼續慢慢前進。

我只希望牠的叫聲比咬力來得嚇人。

「乖孩子，我不會傷害你的。」

我輕聲說。

「餅乾很好吃哦！」

真的！

我對著狗鼻子上下揮動了一下口糧。

這下換成牠畏縮了一下。

牠看了看餅乾，然後帶點懷疑地嗅兩下。

我想牠在瑙查德應該是頭一次見到餅乾長什麼樣子。

狗動了一下頭，想用牙齒把口糧叼走。

「好孩子，我再多給你一點吧？」

我很高興狗對口糧的興趣比對我高多了。

我從綠色的包裝袋裡再掏了一片出來，往狗的方向推過去。

結果我的手靠太近，就在第一片餅乾落地的地方，狗馬上暴躁大吼，還把頭向我撲過來。

我反應太快往後倒，反而跌坐在地上。

狗沒動，只有頭虛張聲勢地動了一下，不過意思很明顯了。

「好吧，我了解了，這是你的地盤。」

沒關係，惡狗先生。

我又說，繼續搖搖手裡的口糧，然後慢慢站起來。

這一回狗連聞都沒聞，反而把脖子拉長到用牙齒把餅乾拿走，慢慢開始咬。

「乖孩子，我去幫你拿點水喝，吃了那玩意兒需要喝水。」

我知道我不能放狗在基地裡自生自滅，我也不想猜測國警隊的人對這隻可憐的狗在打什麼主意。

但是現在後門封了起來，這隻狗想出去也沒辦法。

我要想辦法把狗送出去才行。

不過常識也告訴我，在這隻狗完全信任我之前，我最好不要輕舉妄動。

我當然也不想把狗硬拖出去。

我走出儲藏室，到下午明亮的陽光下，然後走到儲水區，拿起一個用來舀清洗用水的方形油罐，感覺起來裡面裝的水應該有四分之一桶。

## <<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>>

走回破房子的時候，我在國警隊用來煮飯的房間地上看到一只銀製的大碗，這碗以前一定是直接放在火焰上加熱，不管煮了什麼，內部都燒焦了，外緣也因為火焰直接接觸而一片焦黑。

我很快洗一下碗，把裡面燒焦的食物用手指盡量清掉，把碗盡量裝滿水，然後小心翼翼地端回暴躁狗兒待的儲藏室，裡面還是一片陰暗。

牠仍然杵在那裡，跟我剛離開的時候姿勢一樣。

這回我把碗放下的動作很小心，所以沒摔倒。

狗沒有動。

我把碗向前推，這回牠也沒叫。

「好孩子，看吧，我是站在你這邊的。」

我用最友善的語氣講話。

我低頭看看手錶，發現過不了多久就要去參加四點鐘的例行簡報，於是我把剩下的口糧從袋子裡倒出來，放在水盆旁邊。

「待會兒見啦，老兄。」

好好享受餅乾吧！

我放著狗在房間裡快樂地吃餅乾，離開時，腦海裡有個問題不斷重複：我到底要怎麼把一頭阿富汗鬥犬移出房子，而不被咬掉一隻手臂？

手錶的鬧鐘響起，把我吵醒了，我本來正作到回家的夢。

那是清晨一點半；我兩小時前才爬進睡袋。

一拉開睡袋拉鍊，馬上感覺到一陣夜晚的寒意，趕快穿起毛衣、套上靴子。

好在走去指揮所的路程不遠，我要去那裡值班。

跨過基地的庭院，就會到溫暖的指揮所，我要在裡面監聽無線電的通訊。

我走過庭院的一小片空地，發現銀白月光中有一道長長的影子，不畏寒冷地坐在月光下。

是那隻鬥犬，缺了耳朵的身影很清楚地印在身后的土牆上面。

牠突然無預警地用後腳搖搖晃晃站起來，朝我的方向走過來。

頓時我想過要拔腿就跑，但是告訴自己別傻了，就站在原地等狗接近。

這隻狗在我身邊停下來，用頭蹭我的腿，同時聞聞我的野戰長褲。

我這才發現自己剛剛暫時停止呼吸。

我的右手往下朝牠的頭摸過去，突然想到可能從來沒人摸過牠，不過也來不及了，我的手就在牠嘴邊。

我繼續把手放著讓牠聞，一邊避免觸到牠的耳朵。

狗沒有畏縮，還用頭頂頂我的手，我順勢稍微用力摸牠兩下，抓抓牠的頭。

這回牠又發出低吼，不過聽起來輕柔許多，也比在儲藏室見面的時候少了點攻擊性。

牠的叫聲讓我想到毛毛和大眼弟表示讚許的叫聲，或許我還做得不賴。

再一次低頭看錶：一點五十六分。

再過幾分鐘，我就要去跟道奇換班聽無線電，他是連裡另一個中士指揮官。

不過道奇應該不介意我遲到幾分鐘，他也可能還在跟聽另一個頻道的信號兵打撲克牌。

這兩個人不賭錢，只賭糖果。

坦白說，營區所有人的錢加起來，我敢說還不到兩百塊。

金錢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一點用處都沒有。

我繼續站在阿富汗明亮的月光下幾分鐘，跟狗一起玩了一下，分享夜晚的涼意，讓這隻一輩子寂寞沒人疼的狗享受一點關愛。



## <<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「在動盪不安的阿富汗，人民的平均壽命只有四十三歲，人權都顧不得，談什麼狗權？  
「璫查德」是阿富汗的縮影，一個傷痕累累的城市。  
身為維和部隊的一員，法爾辛的任務是「贏得民心」，但他做得最好的竟是「贏得狗心」；戰地的野犬憑著求生本能，感應到最友善的人，於是，狗兒一隻一隻找上門，法爾辛就一隻一隻救下去，他改變了「璫查德之犬」的命運，「璫查德之犬」也徹底改造他的人生。  
我們的城市沒有戰火，卻有不受管制的捕獸夾、施虐取樂的扭曲人格、玩厭即丟的飼主……受虐、流浪狗的處境，比起「璫查德之犬」也好不到哪裡。  
平凡如你我，也許

<<猪隻在城中逐一消失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